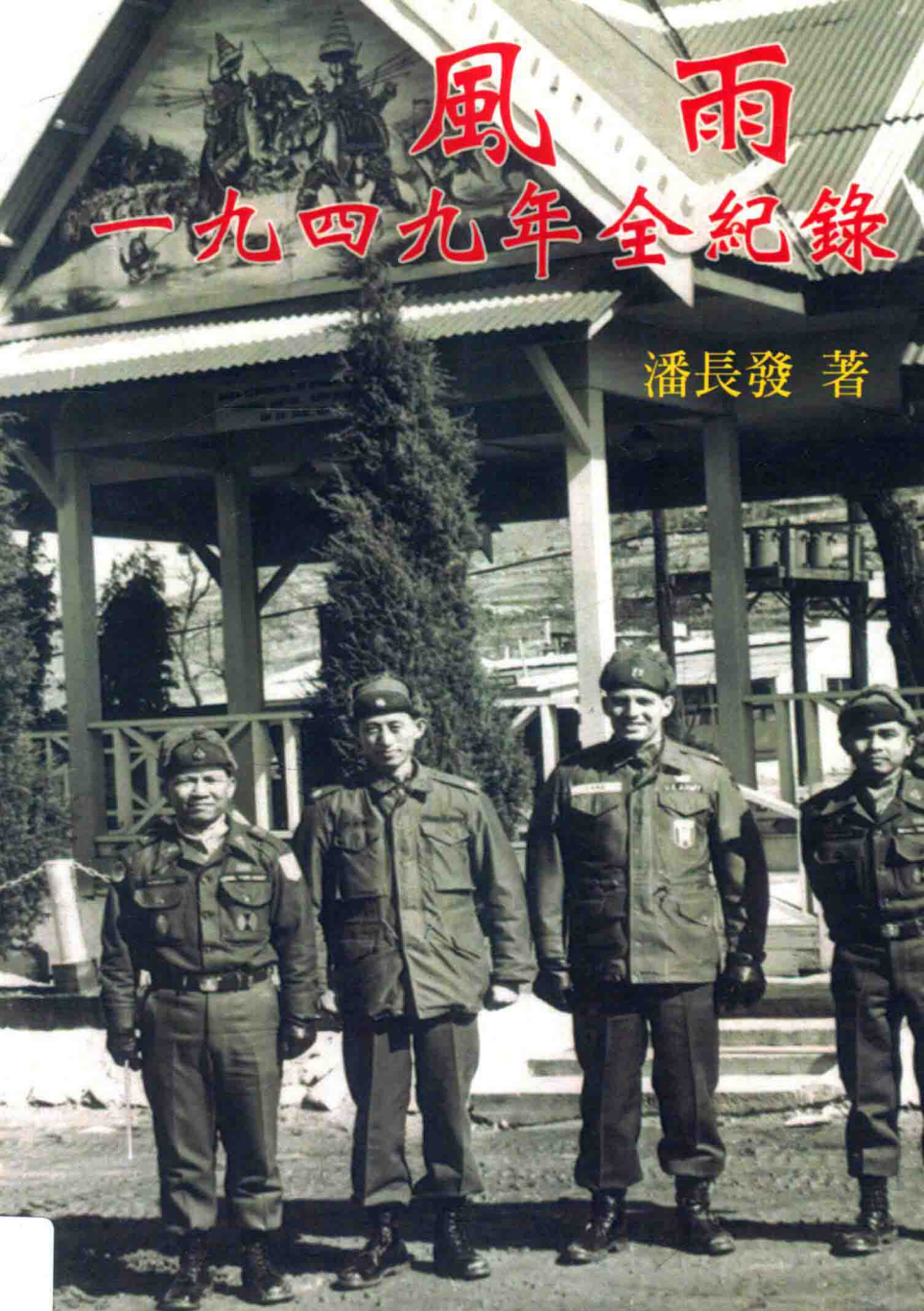


風雨

一九四九年全紀錄

潘長發 著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風雨 1949 全紀錄

潘 長 發 著

傳 記 叢 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風雨 1949 全紀錄 / 潘長發著.-- 初版.-- 臺
北市：文史哲，民 103.12
頁；公分（傳記叢刊；16）
ISBN 978-986-314-236-2（平裝）

1. 潘長發 2. 臺灣傳記

783.3886

103027808



國 | 藝 | 會 本書榮獲國藝會贊助出版

傳 記 叢 刊

16

風雨 1949 全紀錄

著 者：潘 長 發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 www.lapen.com.tw](http://www.lapen.com.tw)

e-mail: lapen@ms74.hinet.net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五四〇元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2014）十二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 · 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86-314-236-2

78816

序

中國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內戰之成敗，早於民國三十八年，也就是西元一九四九年底基本上分曉。至於成功與敗北的原因，則眾說紛紜，敗者國民黨與勝者共產黨，也自有官訂的版本。但是官訂版所言，不一定是真相，尤其在政治味十足的時段。今天，臺灣完全開放，大陸也在積極改革與學習，可以說真話，並且重新深刻反思的時候到了。

潘長發先生當年就說了真話。這部日記就是說真話的範例。針對中國變天的一九四九年，他曾以參與兼目擊者，以及身受其害兼貼身體會者，四種身分與遭遇，逐天記錄了所見、所聞以及所想。潘先生當年只二十出頭，而且就在軍中服役。身為軍人，槍在手上，又在亂世，他沒吃霸王飯；身為基層軍官，他也沒官味。不過，以這種年紀與職業，一般人無法看透時局，更何況身處陣中，完全在「井底」。但他不是那隻青蛙，而有各種接觸與自己的想法，以及作法。正如作者所言，他是：「在戎馬倥傯，動盪不安的生活中，在戰壕旁，或草地上」，就所見所思，點滴寫下，全年無缺。他自稱這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手記，一個尉級軍官的私房話。」只不過最珍貴的，就是這「私」，這「私房」。房內藏有歷史真相，一系列無奈而有時代意義的難民式告白。

爲什麼有「難民」式告白？在國共廝殺煙硝裡，對打的官兵多渾渾僵僵，一般而言只爲活命，思路也深受框限，基本上只能以管窺天。除非別有奇遇，否則在日記裡不可能有甚麼特異之點。更何況手上有槍，隨時可以便宜行事，當不至於，也不會有「難民」的感覺。

潘的日記卻告訴我們：其實不然。因爲擁有一千萬以上平方公里，四千多年歷史的中華大地，被害面積最大，人們思想最差異，情緒最糟糕的年頭，就是這個「一九四九」。爲什麼情緒最糟糕，而且思想又最差異？就因爲中國人彼此間，爲了西方傳來若干互相衝突的所謂「主義（isms）」，所謂「意理情結或意識形態（ideologies）」，接二連三地自相殘殺。一九四五年，用西人的所謂民族主義（nationalism）及共產主義（communism）作主軸，世界有史以來最大戰爭結束的那一刻，中國人自己也用這些看不見的「東西」開始內鬥了，而且是前者組成國民黨，後者共產黨。兩大政黨軍事血鬥沒幾年，就殺紅了眼。到「一九四九」這年，天翻地覆，甚至連六親都不認了。七十年後的今天回頭看，只有悵然太息，在搖頭不已中苦笑的分。

這種感覺，在潘先生當下的紀錄中也呈現。

這部日記，正是一個知識青年對中國「一九四九」情狀感悟的第一手見證與紀錄。作者的際遇雖然並不特殊，但因其本人在部隊中獲得資訊的管道暢通，而且對於若干關鍵處有敏銳洞察力，他所見證的情況，就不一般了。打從那年的元月開始，他就自動自發做文宣。在元月十九日（星期三）江西省臨川縣的一個小村，出刊名爲「流星群」的壁報上，

的壁報上，可以看到一個才二十剛出頭青年的時代反射與主見。茲錄其製作壁報時情景的原文。首先是如何在亂世鬧中取靜：

移到房間裡來，使我的心境清寧不少，頭腦子都好像澄靜些，從此的生活、作息都有了規律，自修方面更可依自己預定去學習。蓋因一個人的動和靜都須有一定的調和，若整天老是混混沌沌生活下去，那也糟蹋了時間，太沒價值和意味！吾儕須抓住時間，盡量利用之。

其次是在國共開始和談之時，如何陋中製報以進行心戰：

「流星群，和談專刊」在各人協調努力下，終算大功告成了，雖然是土紅畫刊頭，配著那不太好的毛邊紙寫成了簡陋不堪的鄉下姑娘式的東西，但也是自己衷心自慰的，因為在此困難環境下，我們居然能夠不畏艱難現蒸現賣花了很短的時間，居然今天可以上牆了，固然有人責難或批評這刊物太簡樸不像樣，那麼我認為他們的觀念不對，與我們的志趣抱負要相差很遠。

接著是如何在村中張貼，圓滿：

中午就完工，送給總隊長閱過，並由總隊長高永俊、總隊附馬耀祥及第三中隊長王積珣題字，經甄選地址還是村頭小店旁的丁字路口高牆較適中，就貼在那裡。

晚上，我們幾個基本社員又商討一下，各方偵知所得到反應尚佳，欣賞閱讀的人很多，惟待餉發下後

買到顏料和紙，非得好好的出一版不可！

在分散時，各人都懷了一顆興奮而欣慰的心回到寢室。

但因時局已壞，其心戰有無功效，頗值懷疑。但從國軍的立場而言，社會上所能見到許多報刊的論調，很快就見風轉舵，有較大的轉變。這，潘也發現了。就在寒天即將回春的二月十一日，已移防的他，就在吉安縣注意到這一點。記曰：

在此地看報紙，再不像在齊梁那樣認為稀罕了，此處很好，有三家報館，即民力報，民治日報，前方日報，以我的眼光，站在我這個角度看來，民治和前方報都有點那個，他們的標題很有點刺眼，欠真實性新聞報導，而有點發政府牢騷的文字在裡面，他們同上海一些刊物專鑽內幕新聞，一樣的「自命不凡」現在畢竟是言論自由了。

又寫到當時媒體在內戰的一兩年之內，論調即已兩度翻轉的現象：

記得政協破裂以後，各報都把「共軍」改為「共匪」，現在他們很見機，順風轉舵的把「匪軍」又自動改為「共軍」和共方了，過於敏銳是顧慮共匪過江後，也把報館列在戰犯群中，這是他們未雨先綢繆的聰明舉動。

轉型變色之際，還有各家報社立場與程度上的參差：

尤其是民治日報，已經水紅色，第一次我在樟樹看見的，就有點不順眼，那上面都是李濟琛，梁漱溟

的宏論，此地還有一家大同報，還比較立論公正些。也涉及基督宗教面臨反宗教的政黨壓迫，被基督徒（吳摩西）主持的刊物發現，在雜誌上刊出的遭遇：

下午在書店裡看雜誌，《人生雜誌》吳摩西社長的一篇長論，我讀完之後很感動，題為：「基督教已臨生死關頭」，語句警辟，他說基督教已被極端社會主義者（指第三國際——蘇聯）摧毀，如再不革新即將覆滅。

分屬國軍與共軍的骨肉相殘，也四處可見。從「張連長」的故事，他如此見證被共軍重創的國軍張連長：

張連長帶著弟兄們，跳出戰壕，用戰刀、刺刀，與敵人進行肉搏戰，他身先士卒，奮勇殺敵，弟兄們也都全力拚搏，一時殺聲震天、血肉橫飛，正在混戰時，敵陣中突然跳出一個約十五六歲的少年，他用刀刺進張連長的肚子。

張連長與敵人扭打，突然認出這敵人：

張連長正舉刀欲刺向少年咽喉時，突然大喊：「你不是大柱子嗎？…？」

並壓制敵人：

少年也立即被刺傷，兩人扭成一團，最後，少年被壓制。

他緊接著就要刺死的那個企圖殺他的共軍。不想這共軍也對張連長喊出了中國人的倫理。原文很簡潔：

那少年張大了眼睛：也大叫：「那不是二舅嗎？」兩個人舅甥定睛相望。不由得「嗚…嗚…」地放聲大哭

起來了。

這是多麼感動的一幕。其實同為重視倫常的中國人，政治上不共戴天的共軍與國軍，相互間多是親戚。更實在說，都是中國的同胞嘛。

在這本日記中的其他地方，可以看到這種反諷式，但極真，也極其實在的記述。

以下的記載又是超政治的社會真實：國軍與共軍聯合抓小偷，則又更具代表性。作者是個尉官，一方面是軍人，但是已經沒錢生活之下，竟然不得不與他的夥伴成為賣雞蛋的小販。

（我們）想賣雞蛋，賺些蠅頭小利，解決燃眉的生計，但由於東站雞蛋價太低，只好提著蛋筐到南站附近去出售，預計售完順購電池。

他遇到小偷，追不到他：

八時許到南站下車，去興隆街行內欲售，突然事出不測！將蛋筐剛放下，剛扭頭與宋談話，許在店內喊「小偷」！……吾一回頭見已少一筐，且許在追人，吾亦朝許方向跑去小巷內，明見穿黃衣的提一筐雞蛋在奔跑，可是一轉彎就不見了！

報警。警察不敢抓，竟建議他們去找共軍幫忙：

附近棚戶皆云去遠，吾推之該棚戶皆與此類偷扒者勾通，說不定這一帶，就是他們巢穴，但未得證只好去請警察，警先生又推說以無械不敢去，又覓佩帶「軍管會」臂章的，告知又云要找糾察隊，到廣州電廠，找解放軍，候了一小時又云無空；但不能如此干

休呀！

又有政治奇遇：爲了他們七個人人生計與社會正義，國軍與共軍合力，成功地一齊抓到小偷：

（我們）這七個人的生活之源可就完了，這怎麼辦呢？再跑到輪渡碼頭，找到一位解放軍，渠很熱心，馬上同吾去出事地點，很巧，那小偷真膽大，化裝在那兒賭博，卒捕之，送派出所拷打一頓賠錢（165元港紙）了事，……。

從社會的觀點看，其實這合力抓小偷是稀鬆平常的一件事。本來根本不是問題。但是，當這是敏感的民國三十八的西元一九四九年時，情況就不同了。因此，當年問題不在社會，只在軍事，更在其背後的政治。

十月以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的局面又更艱難了。人民解放軍已經兵臨閩粵，整個江山就都要易幟了。二十二日起，他踏入漂泊無定的生涯。

十一月一日輾轉到了深圳香港也就是中英交界的文錦渡：一邊飄著五星紅旗，一邊插著米字英旗，雙方行人與車輛進出，都嚴密檢查。但比較上，中國海關鬆，英國則嚴非常清楚。可是，不管是寬鬆的中方，或耀武揚威的英方，那些警與探，雖然臉色、態度與訓練都不同，竟也都是同胞。

到年底，抵達臺灣的他，在日記上做了整年回顧與檢討。有如許的紀載：

一年前的今天，正在那粉飾太平的江西南昌齊梁村，歡度著新年，誰又會料到今年今天，會在這美麗的小島上送舊歲呢？回想起歲今日，南京的一堆政治

垃圾正在鬧著「和平」醜劇，本來戰爭是可怕的，誰不願「和」呢？但共匪始終無誠意，故意訂苛刻條件，致使戰火再起，徐蚌戰後，政府軍精銳大傷，再以內部將領不和，牆頭草投機誤事誤國，致使這三十八年一年，局勢成了「一面倒」，如此快速逆轉，絕非去歲今日所料到，真是：「王小……」

初抵臺灣，感慨萬千。

一年不如一年，今年的轉變，竟比去年還快！怎不叫人痛心疾首呢？所謂：「國運、家運、命運」三運齊衰，近一年少有通信。去年今日所憧憬的一切……，所希冀的一切……都給赤火給燒掉了，去年今日怎會料到今日之落拓如此呢？

心理既有糾葛纏繞：

一個人的「意識、理智」與教育程度是相連的，吾往往在受窘或高興的時候，「上意識」與「下意識」就很激烈的交戰起來，但結果還是我的「理智」與「自信心」否決了「下意識」，雖然今日當兵，但在江西吃敗仗後，我也不會料到，會到這寶島來過年，該是多幸運！在廣州流散的千餘袍澤，今日不知如何？我為他們掛念！又為自己慶幸！

也不自覺地以「The end of 1949」的標題，為這一年的結束，做個總結。他說：

民國三十八年，在風雨飄搖中，走到盡頭，三十八年，從頭到尾，國家在動盪中，社會在不安定中，教育幾乎停頓，政治空前混亂，軍隊沒有作戰目標。

而且：「高級將領不和，人盡皆知，中下級軍官忠誠可靠，優秀可用，而且多數求戰，但高級將領極力避戰，閃閃躲躲，害部隊在山區打轉，在人蹤罕見的窮山惡水間疲於奔命，丟掉很多重裝備，部隊有叛變的、逃亡的、走散的，戰力損耗大，將領們！難道都不知道嗎？」

到了七十年後的今天民國一百零三年年底，作者回首整理昔年日記，又有再進一層的感悟。他說：當年「國軍墨守典範令之約束，軍事思想一切墨守成規，自我設限，一成不變；而共軍除了使用人海戰術之外，他們不受各種典範令之拘限，善於出奇創新，採行非傳統、非典型之作戰方式，處處掌握先機，處處主動，而國軍雖然裝備精良，中下級軍官驍勇善戰，素質高，且忠貞可靠」，但「國軍處處被動、挨打，缺少優秀的將領，與指揮卓越的人才，所謂『一將無能，萬兵遭殃』耳！」

用這些話，對照臺灣今天，又有藍綠政黨，還在用西人的口號在互鬥。雖然並未武嚇，但以文攻之法，掣肘對方，其激烈程度以及破壞力不亞於武鬥之時，還在批評對方學習西人民主學得不夠深、不夠真。

潘長發先生當年的日記，值得我們細讀，然後，再回頭看看今天的自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朱 宏 源 謹 誌

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

風雨 1949 全紀錄

目次

南京到南昌（前言）	1
2 在幹訓總隊創辦壁報	13
3 醞釀和談、南京疏散	20
4 蔣總統下野，局勢急變	22
5 李宗仁力主和談，邵力子、張治中等爲代表	25
6 分派二一三師到樟樹鎮分發裝備	37
7 新淦、巴都行軍到吉水城	40
8 在吉安城過元宵節	43
9 程潛稱霸湘贛，盧漢取代龍雲	47
10 閱讀小說陳圓圓、謝冰瑩日記	52
11 財經大改革，金元券停止發行	57
12 共諜在首都陰謀暴動，接應共軍渡江	64
13 國共對峙長江兩側，政府內部意見分歧	70
14 投機的媒體，尾巴黨派紛向共方靠攏輸誠	73
15 重慶號巡洋艦投共	76
16 金元券重貶，何應欽組閣	82
17 三曲灘美景如畫	84

12 風雨 1949 全紀錄

18	樂安縣接兵，扛機槍日行百里	100
19	對唯物辯證法之初步認識	103
20	生與死的哲學	117
21	南昌車隊南下，吉安一片混亂	119
22	預幹局長賈亦斌叛變後，動向不明	121
23	加緊練新兵，我發明簡易瞄準器	123
24	讀曾文正公家書	129
25	計畫去台灣	130
26	迫砲隊結業，分發 213 師	140
27	戰局變化大，閩錫山組戰鬥內閣	147
28	讀沈從文、謝冰瑩日記，寒星山居日記	149
29	讀魯迅、郁達夫、沈從文、郭沫若等作品	152
30	最新局勢概述	156
31	團教育隊任教官，專教輕機槍	156
32	第四兵團司令沈發藻訓話	158
33	輕重機槍、迫擊砲實彈射擊	163
34	教育隊、迫砲連移防湖溪村	173
35	軍長訓話勉加緊訓練	179
36	同鄧道明同學談文學與哲學	180
37	爲晨鐘壁報寫稿	181
38	太和城一片兵荒馬亂景象	186
39	深山幽谷中行軍，想起曾國藩、胡大川名言	193
40	315 師、211 師在馬家洲一帶迎戰	195
41	315 師、211 師在高坡、蘇溪之線，已接戰二日	198
42	山地夜行軍，至黃景坳佔領陣地	202

43	638 團掩護全軍各師轉進	203
44	歷經幾次戰役，唐江遇錢華林，恍如隔世	210
45	638 團守唐江，最後轉進仙女廟	214
46	那不是二舅嗎？…嗚嗚	218
47	廿三軍全軍在羅塘會師	221
48	徐蚌戰役，共軍花樣百出，鬼點子真多	221
49	在群山、叢樹、濃霧中行軍，白天昏暗如夜	223
50	徐蚌戰役，關於戰壕足	225
51	張子明談江西五次圍剿	227
52	五次圍剿與遵義之圍城	229
53	大嶺背之役，轉進都亨	231
54	都亨休息後，前進始興縣遇保安營，又陷險境	237
55	638 團三營李營長，因臨陣脫逃，被槍決掉	247
56	昔日老戰友、老弟兄，在異地重聚，其樂無比	249
57	東南長官公署訓練處在穗設立，開始募兵	252
58	政府說要保衛廣州，但未見構築工事	257
59	廣州報紙頭條，始興縣長饒紀錦叛變	264
60	共產黨的和與戰策略運用剖析	267
61	共軍和與戰的交互運用	268
62	當前軍事態勢管窺與分析	269
63	討論廣州情勢	270
64	毛記秧歌王朝正式登場，朱德等六人爲副主席	277
65	廿三軍南移石龍鎮佈防	281
66	雙十節在廣州，有多項國慶活動	283
67	東南長官公署三總隊自誤船期	287

68	在廣州首次看到有人教跳秧歌舞	300
69	困境中仍未失去鬥志與信心	301
70	解放軍傷患坐滿整個車廂，其狀亦可憫	303
71	賣雞蛋也會被搶劫	304
72	七條好漢決定追隨政府軍	305
73	石龍東莞太平到香港澳門看看	311
74	水上縱隊不願收容失散官兵	312
75	上了懸英國旗子的貨輪去海口	316
76	暫棲身海南大學屋簷下	317
77	台灣高雄要塞招兵，決定去投效	321
78	登上赴台灣的天平輪，住在煤倉	323
79	船上人多，缺水又缺糧，挨餓是常事	325
80	台渝發動重建十萬青年軍	327
81	境遇不佳時，常背誦南華經、西江月來解悶	329
82	住煤倉呼吸困難，睡不好、吃不飽，如人間煉獄	331
83	十天才洗一次澡	333
84	天平輪啓航赴台灣	337
85	台灣終於到了	344
86	兩個月來第一次唱國歌、升國旗，很興奮	350
87	昆明盧漢叛變，西南岌岌可危，政府遷台北	354
88	懷念摯友梁廷芳、鄧道明	355
89	大陸各戰區傳捷報，人心爲之振奮	362
90	換衣服，捉到三隻蝨子	362
91	國軍戰力仍在，只是高階者不肯賣力奮戰	363
92	無職軍官登記，分三區考試	369